



www.20187.org.tw

#榮譽領航員

老師的樣子-小文老師(四)

文 / 史英 2016-02-28



[前情提要]

太陽花之後，台灣的大事是緊接著的林義雄的反核絕食。班上的小孩議論紛紛，一個說：「我們又不能去佔領立法院」，另一個說：「只有他一個人在絕食，好可憐噢！」；於是全班討論「自己可以做什么」。最後的決定是，要拿「看不見的炸彈」（福島災變後，日本作家和畫家合製的繪本），去講給別人聽，去宣傳反核的理念...

看不見的炸彈

但是講給誰聽呢？到哪兒去講呢？還有，到底怎麼講？這一下討論就熱烈了，從「敲鄰居的門」到「去早餐店」的五花八門的各種提議，被否決了又被提出，再提出了又被否決；從「可行性」到「有效性」的各種論述，你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你。小文老師雖然每天陪著他們長大，卻完全無法想像，他們一下子竟長得這麼大了；回想去年剛開學的時候，宣佈「每件事情都要講理由」以及「講

理由」的理由，他們那幅茫然不知所云的模樣，怎麼也看不出和現在這些開口「因為」閉口「所以」的傢伙會是同一群小孩。

兩個小時以後，所有細節，包括每一步的執行方式，由誰去執行，都討論定案了；這個方案，其實有點匪宜所思，恐怕是誰也想不到的一案。小文老師心中有些忐忑，其他老師會配合嗎？現在說得高興，到時候每個小孩都要上場，他們真能挺得住嗎？當然還有，在校園裡這樣大張旗鼓地「反核」，還能像上次一樣平安過關嗎？

忐忑有什麼用呢？還不如趕快就上場。當天，小文老師就去找和自己最熟的阿建老師，問說可不可以撥出五分鐘的早自習時間，讓自己班的小孩，去他們班上演一個小型「行動劇」。阿建早就知道小文帶班的花樣很多，也沒問細節，一口就回說「那有什麼問題」。到了約定的時間，阿建老師還是吃了一驚：哇，怎麼全班都來了？教室就那麼點地方，要在哪裡表演？

沒想到大隊人馬卻只排在教室外面，只有一個小孩進來走上講台：「謝謝你們答應要看我們的表演，現在，我們就要表演看不見的炸彈；等一下看完之後，還要請大家想一想，到底要不要把那顆炸彈放在我們身邊」；台下都還在想「到底是什麼炸彈」，這個小孩已經走出去換第二個進來了：「很久以前，有戰爭。很多飛機飛來飛去，扔炸彈」，一面說著，一面用兩手比著炸彈在各地爆

炸的樣子。這是從二戰說起了，然後小文班上的孩子一個緊接一個輪流上台，不浪費任何一秒鐘；照著繪本一頁一頁地，把整個核電的問題，藉由「核彈」的比喻，由淺入深，從頭到尾演了一遍。

阿建老師拿著小文交給他的繪本，逐頁對照著看；他不由得想，怎麼那麼巧呢？這繪本共有廿六頁，而小文班上恰有廿七個小孩，除了第一人負責開場，其他剛好一人負責一頁；這樣，每個小孩都是主角。同樣身為老師，阿建非常了解這不是容易的事：學校裡一般的活動，通常都是由班上少數幾個孩子擔綱，其它比較「憨慢」的，大概都只負責跑龍套；更讓他驚訝的是，這些小孩並不是死背繪本上的文句，而是用自己的口語發揮，以配合動作的限制，但又發揮得非常得體。這就表示小文老師事前花了很多時間指導，但也不會只是一般的「指揮教導」，而應該是和每個小孩一起「商量」出來的；因為不然的話，這些小孩不會表現出那樣的自信，和自然。

牆上的時鐘才剛剛過了五分鐘，整個表演就結束了；台下看得目瞪口呆，還來不及鼓掌，表演團隊已經退場而退了個乾淨。恐怕連進出場都是演練過的吧，阿建老師打從心裡佩服不已。這樣，首演就得到完全的成功，而阿建老師和他班上的小孩，當然就成了義務宣傳員。很快地，又有三個班級同意他們去表演；一週以後，還有些班級會來主動邀約。這時候，演出的事務就不必小文

親自處理了；去和別班接洽，或安排各個場次，都由班上的小孩接手。於是，整個「看不見的炸彈」的演出活動，從內容到行政，就完全是小孩的事了。

很快地，全校廿幾個班級，幾乎都去演了一遍；許多老師說，本來以為「反核」很敏感，這種議題似乎不能進到學校吧？沒想到大家接受度那麼高。話是這麼說，但還是有四個班級的老師，說什麼也不肯答應；表面上的理由，是早自習功課很多，私底下卻抱怨說「這又不是學校正式的活動」。小文懶得去揣摩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只覺得能夠有現在的成果，就應該喜出望外了。確實的，雖然台灣的社會已經相當開放，但學校，嗯，學校在很多方面還是「化外之地」。人們心中的「小警總」，在一般社會生活中，已經被掃地出門了；僅剩的殘餘，就和「偉人」銅像一樣，大多都「珍藏」在校園裡了吧？

小文老師這樣想著，心想，那就再加把勁？所以，最後一場演出，特別選了一個中午時間安排在學校中庭，邀請校長和家長一起來看。因為勞師動眾把人家請來，每個小孩又自行加碼，把整個表演擴充為十分鐘。演完之後，校長站到台階上說了許多鼓勵的話，家長會長則是一直拍手，還問為什麼只有一個班級在演？到場的家長，當然不像家長會日那麼多，但數一數，其實也不少，而且不限本班的家長呢！不管怎樣，這個陣勢，嗯，小文老師想，至少可以堵一堵「不是學校正式活動」的嘴了吧？事實上，這可

能是我國教育史上的第一樁不經「官方」發起，而由一個班級的老師和學生單獨完成的，長達幾個禮拜的全校性活動呢！

事後看起來，這件事情的影響有一點深遠。一方面，不知不覺地，校園的保守氛圍有了相當的鬆動，這可以從校務會議看得出來：老師們對各項事務的發言，好像自動增大了想像的空間；另一方面，小文的班級，無形中變得很團結，很有信心，好像天下沒有什麼事是他們做不到的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一轉眼他們就四年級了。開學沒多久，班上就醞釀著要去參加鎮上舉辦的「環保劇展」比賽；小文其實有些猶豫，為了宣揚理念而付出是一回事，為了得名或出風頭而參賽，或者不是同一回事。但充滿信心的小孩，是很難抵擋的，何況不止一個，而是一班呢？小文老師沒辦法，只好再三追問：我們真的要「反核」反到鎮上去嗎？這問題的重點，其實不在「鎮上」還是「校內」；而是藉此提醒小孩，我們要去演的，不會只是「不亂丟垃圾」的「環保劇」。

但這次不能是「一人演一頁」了，而得是比較傳統的形式；所以，劇本就只好由小文編寫，而道具服裝等等，就由全班家長出動。至於角色呢？還是每個人都得上場（這是必須由小文編劇的主要原因），只不過當然有人就得演「冷卻塔」，躲在圓柱子裡不能露面；但為了讓「塔」也有動作，就讓它轉變成「核電怪獸」。總之

，這次的工程非常浩大，排演的過程，也充滿了艱辛；不過，在小文的帶領下，小孩也充份地學到了「在壓力下」人如何「自處」和「相處」。

他們得到中年級組的第一名，只取一名呢！還有獎金五千元。有了五千元，小文趁勝追擊，安排全班在他們縣裡做了「文史之旅」；這趟旅行也很複雜，選景點，安排交通，包括算錢，都由小孩一手包辦，所以也算是「合科教學」了。但最重要的，不是這些「生活化」的項目，而是在每一站小孩都必須提出一個問題，不是那些「資料性」的問題，而必須是一個「思想性」的問題；單單是分辨「思想」和「資料」，就是行前課的重頭戲：大概說來，有關「為什麼它會在這兒」，「為什麼建築這麼蓋」，「為什麼要保留它」，「這什麼現在這樣利用」，這類查不到答案，而必須自己去想的，應該就是「思想性」的了。

文史之旅回來，他們還集合全班之力，製作了一本「旅行小書」，把行前事後的種種討論和眼見的過程，都記錄下來，放在學校圖書館展覽。凡此種種，都是這群小孩的驕傲；他們已經是常勝軍，走到哪裡，都得到人們的誇讚。

然而，事情似乎不該總是這麼順利；很快地，到了四年級下學期，他們就要嚐到挫敗的滋味了。

每年五月，學校都要辦理「自治幹部」的選舉；而四年級，正好可以選「環保小局長」。老師們都知道反正學校又不會真的讓小孩「自治」，所以這場選舉，也不過就是小孩和家長們的一種「愛現的活動」罷了；但小文老師已經把她的班級帶成這樣，怎麼可能讓這些小孩相信，有些事情是不必當真的呢？

最終集：[老師的樣子-小文老師\(五\)/ 史英](#)